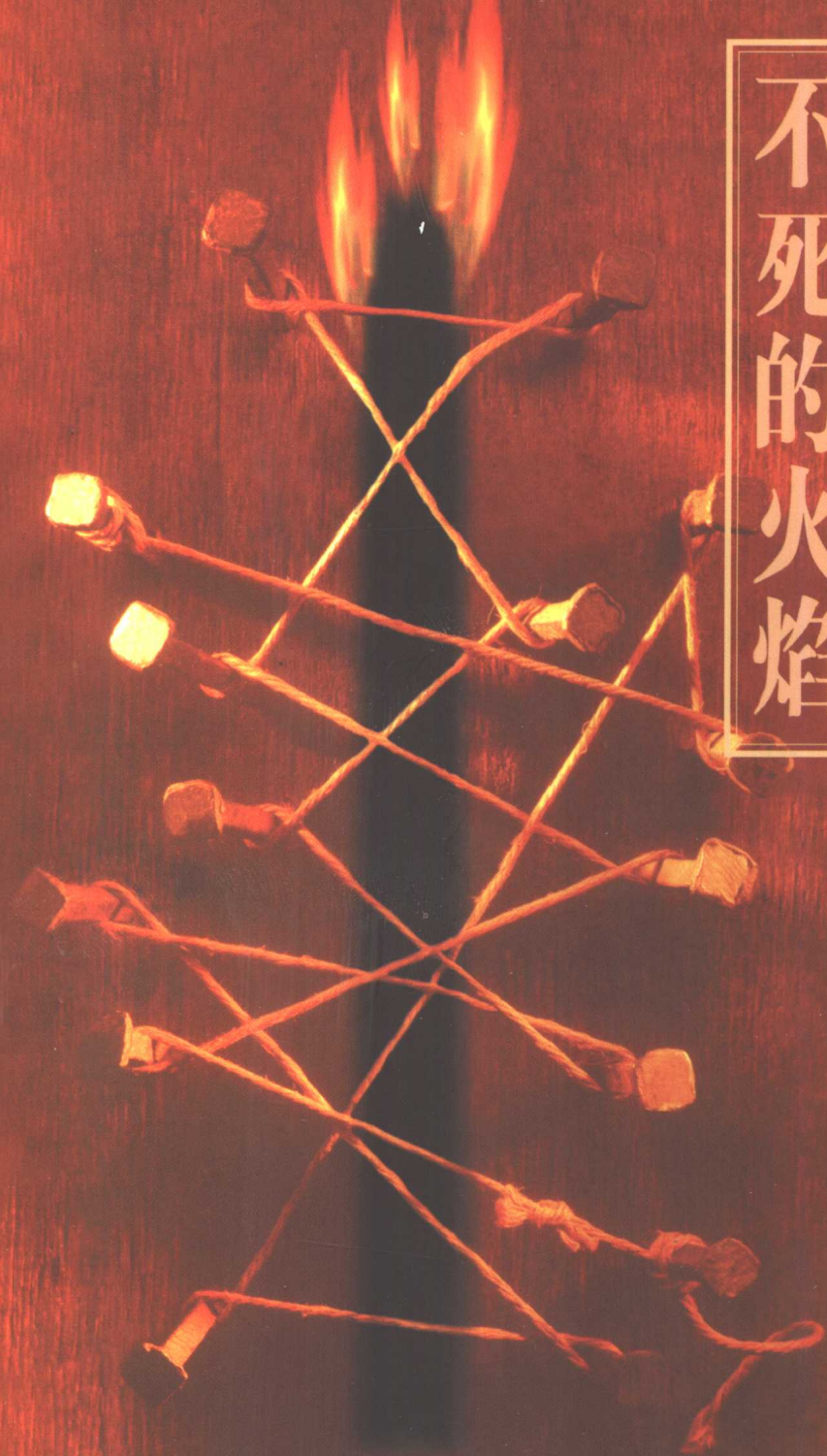


不死的火焰

摩罗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生命树文丛

不死的火焰

摩 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死的火焰/摩罗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生命树文丛)

ISBN 7-5008-2714-8

I. 不… II. 摩…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79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编辑室 (010) 62005034-220/62379038
发行部 (010) 62005042/6200504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1.125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0.80 元

书 号: ISBN 7-5008-2714-8/I·7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不死的火焰

袁沙 王伟君 画



「摩罗」

著

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细看，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将他塞入衣袋中间。

鲁迅
死火

1925年4月23日

中国工人出版社

面对摩罗的困惑

——为摩罗《不死的火焰》序

吴洪森

去年夏天，摩罗嘱我写序，我答应了，却迟迟没动笔。这本书后来没出成，答应的事就这么赖掉了。今夏，摩罗又嘱我为《因幸福而哭泣》写序，我答应了，还是迟迟没动笔，幸好他同时请了另一位朋友作序才没有误事。接着，摩罗再次嘱我为《不死的火焰》写序，我又答应了，又是没动笔。一拖几个月过去了，这本书也已经通过了三审，我自己也开始着急起来。摩罗安慰我说，写序确实是件难事，你实在写不出来，我也不就不逼你，免得你浪费时间。但是，就算写不出来，也得给摩罗一个交代，解释一下写不出来的原因吧。于是从原先考虑如何写序转到反省为什么写不出来了。

为什么写不出来呢？

和摩罗至交二十多年，原以为给他写序，就象给自己写序，立笔可成。可每到要动手，却感到非常困惑。摩罗的文字让我陷入很复杂甚至很矛盾的情绪之中。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可以不去面对这些困惑，可是要写序时，我就不得不面对这

些困惑和矛盾复杂的情绪。

几年来，每逢读到摩罗的热血文字，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挚友感到光荣和骄傲，可是又担忧，担忧他因此蒙受更大磨难，担忧他老是面对这些令人义愤填膺、血脉贲张的问题，损害健康。担忧之余，又有些疑虑：这些文字能起作用吗？鲁迅晚年将笔作为投枪和匕首，最终的结果，只是他自己被政治化为神，他所批判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因此，我一直为鲁迅遗憾，他如果多写些小说散文，对文化的贡献一定更大些。钱理群先生评介摩罗，说摩罗将鲁迅之后中断的精神战士谱系统接上了。我同意这评价，可又不是很赞同摩罗去做这样的精神战士。但是，我也不能反对。如今有血性有热情敢仗义执言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寥若晨星，这晨星中有一颗是我的朋友，我能出于朋友私谊去反对吗？当然，如果我明确反对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是出于私谊。我认识摩罗的时候他才十七岁，那时候他就显露了文学创作的天分。我一直希望摩罗有更多的文学创作问世，而不只是做一个批判式精神战士。

难道文学创作高于精神战士吗？

为了回答这复杂的问题，我需要先阐明自己看待历史看待文学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

精神战士通常要担负起批判社会和启蒙大众的责任。为什么要启蒙大众呢？这背后的理据就是大众是历史的动力。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教室墙壁上就贴着毛泽东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年轻时候也曾盲目相信这种历史观，但后来，我不但不相信这种历史观，甚至截然相反。我认为历史是天才和英雄创造的，从来就

和群众没什么关系。无论是文化科学政治宗教，我们见到的历史变动都是天才创造的结果，群众丝毫没起到什么作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的时候，全球真正能读懂的只有五个人。尽管这样，由于能读懂的这五个人也是天才，不久，爱因斯坦的理论就影响到实践，制造出原子弹，从而改变了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进程，这里面有任何一点群众的作用吗？

既然群众不是历史的动力，对历史的变动不能起什么作用。那么所谓的启蒙大众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更有甚者，中外近代以来几次启蒙运动，所造成的结果却和启蒙者愿望完全相反。在百科全书派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那样草芥人命，难道是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所希望的吗？十九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开展启蒙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连自己也成为被宰杀的对象。中国五四启蒙的结果还用在这里说吗？

其次，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对历史发展起长远和核心作用的是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和西方人不同？这不同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化的不同，这文化的不同又是哪里来的？就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东西方天才创造的结果。东方因为有了老子孔子佛陀这样的人物创造了儒教、道教、佛教，就造成了东方文化；西方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创造加上后来耶稣的影响，形成了西方文化。因此，文化从一时来看，对社会似乎不起什么作用，但从历史长远过程来看，它对国家、民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鲁迅的悲剧在于，他作为文化界泰斗人物，对文化的作用缺少足够的认识。鲁迅年轻时弃医从文，其目的虽然是疗救国民疗救社会，但疗救的热情更多是来自于政治，他参加政治组

织同盟会，发现自己并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于是就将这股热情转换到文化文学中来表现。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使得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都有急于求成的心态。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没有文化上的新创造，真正的新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结果导致中国在上一世纪，文化思想界批判家太多，创造者寥寥的暗淡局面。

也许读者会责问我：难道知识分子就应该放弃关注社会的责任和热情，对社会的黑暗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吗？

我当然不是这主张。我只是想说，仅仅批判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批判只是担负其起知识分子很小的责任，放弃创造的追求和努力，就是放弃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和贡献。我们必须看到：只有创造才能真正战胜黑暗。当西方社会笼罩在维多利亚道德高压氛围之下时，佛洛伊德通过创立精神分析，从根本上砸碎了那个时代捆绑人的枷锁，而尼采哲学则为文化多元化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为西方社会走向福利主义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天才的创造，只是一味对身处时代的批判，社会能取得革新和进步吗？在科学发展上，惟有创造才能战胜黑暗就表现得更为明显。牛顿解释世界的方法曾经起到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科学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是牛顿方法无法解释的，科学家并没有只是停留在对牛顿缺陷的批判上，因为仅仅批判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创造出能够涵盖新现象的科学观，才能战胜牛顿造成的黑暗，这一工作由爱因斯坦完成了。

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以创造来战胜黑暗的辉煌时期。春秋战国是天下交征于利，黑暗混乱的时代，如今我们提起这样的时代只是感到光荣和自豪，就是因为在那时代出现诸子百家

特别是孔孟、老庄的创造。老庄哲学到了黑暗的晋代社会，通过陶渊明的再创造，使中国文化具有了源远流长田园精神。由于中国文化有了田园精神，使得中国统治者试图将天下读书人全部网罗的野心永远只能是痴心梦想。即使在太平盛世，中国文化景观也同样是“有人漏夜赶考场，有人风雪归故里”。设想，假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之后，只是沉湎于写批判文章，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会有这么大，影响会有这么深远吗？

田园精神两千年来是中国文化人的宗教，是知识分子对抗黑暗现实的安身立命之所。随着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拖进现代化，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破产，这一宗教情怀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统治者可以使用“端饭碗”手段，在全社会范围有效打击和迫害不肯就范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二十世纪后，不被黑暗所吞没所同化，就面临无路可逃的痛苦。这一百多年来，既是“中国遭遇数千年未见之奇变”（陈寅恪），更使文化人陷入数千年未见之黑暗中。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战胜黑暗的方法惟有通过创造，这数千年未见之黑暗，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人来说，就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契机。

说到这里，我要顺便谈谈所谓思想者痛苦的问题。围绕摩罗的文字，一些读者发出所谓“思想者痛苦”的感叹，我是不太同意这种说法的。我觉得在集权制度下，做人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成为思想者。我无法想象象摩罗这样的人，混迹在官场，见到上司就挤出谄媚笑脸，在下级面前，为了心理平衡就摆出粗暴下贱的威风，会有什么人生的乐趣。只有缺少做人基本尊严的人，才会迷恋腐败的官场。

造成思想者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将希望寄托于大众，忘记了战胜黑暗的真正力量是创造。人文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关爱和热情，只有通过创造才能变成真正的力量。不能实现的善是软弱无力的善，常常在衬托恶的强大和恐怖；只有能实现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才是有力的善。而创造就是实现善最有效的途径。当思想者沉浸在创造的追求中，如果说有什么痛苦的话，那是渔夫没钓到鱼、狩猎人没打到猎的痛苦。即便这样，追求创造本身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是其他工作难以相比的。因此当一个追求创造的人，陷于穷途末路的时候，以他的才华并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而是他的精神气质和对人生快乐的高要求使他不能也不屑于去走别的路。创造者的灵魂，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是欣悦的灵魂。

基于以上看法，我对摩罗近年来提倡以爱和热情去战胜黑暗的说法，补充两个字：创造，要以创造去战胜黑暗。

2001/11/27，上海

摩罗，江西都昌人。在极其闭塞的农村受过中小学教育后，有幸与红卫兵和知青那一代人同窗共学，受益特多。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多年以后，去华东师大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现任职于北京一所高校。

主要作品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灵魂与肉体一起受伤》。

《不死的火焰》对中国文学先后陷入图解政治概念和图解公共经验的现象作出了尖锐的批评，追索了精神文化领域缺乏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深层原因，并竭诚呼吁悲悯之心和创造精神。



生命树文丛

责任编辑：岳建一

选题策划：黑 石

平面设计：北京旺忘望设计有限公司

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字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

—摩罗《耻辱者手记》

生命树文丛

生命树出自《旧约·创世记》、《新约·启示录》

《因幸福而哭泣》摩罗著

《不死的火焰》摩罗著

《屁股与尊严》吴洪森著

目 录

面对摩罗的困惑（序） 吴洪森

第一辑 天国之音

玩味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几乎成了几代中国作家的宿命。以悲悯之心怜恤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光明之心照耀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灵魂。不只是需要一个两个这样的作家作品，而是需要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达到这个水准。

- 3 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
- 16 开拓新的精神资源
- 30 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
- 56 悲悯的情怀
- 69 信仰与宽容
- 83 拯救灵魂

第二辑 品书品人

以什么姿态面对这个永远不会完美的世界？作为“一个对生命特别忠诚与虔敬的人”，如何面对生命本身？这样的问题，让一代一代仁者和圣者备受折磨。就像世界本身永远有缺陷一样，仁者圣者所持的现实态度也是各有缺陷的。托尔斯泰、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都是生命的虔敬者和悲悯者。他们无条件地主张仁爱与和平，主张对一切生命个体包括作恶的生命个体持同情与宽恕态度。他们反对以仇恨对仇恨，以暴力对暴力。这样的主张当然是十分高贵渺远的，从学理上说，是逻辑最彻底的。

- 93 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
- 108 学习有尊严的生活
- 115 藏族的灵魂
- 126 思念仁者
- 134 穿长衫的徐晋如
- 138 半佛半魔钱理群
- 147 灵魂的舞蹈
- 150 胡风眼里的鲁迅
- 156 知识分子：
若隐若现的神话

第三辑 文学聊天

其实人类十分清楚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人类的尽头肯定是无，因而我们就是无。同时间、空间相比，人类多么渺小。人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在逐渐看清这一点。人类承受不了自己所看到的黑暗和虚无，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遮蔽这清清楚楚地呈现着的虚无。怎样遮蔽这清清楚楚的虚无呢，人类用的是宗教、是文化。人类竭尽智慧为我们的历史设定意义，以求把我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与更新的历史，这部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

- 171 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
- 191 艺术想像力与精神信仰
- 219 文学与精神认同
- 238 红色：记忆与遗忘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
- 257 艰难的反思
- 269 重建文学史形态：
必要与可能
- 285 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

第四辑 杂谈天下

伏尔泰、托尔斯泰他们确实对着世界的黑暗愤怒地咆哮过，可是无论在财产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甚至在为民众了解和拥戴上，他们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是业已被自己的社会接受的“精神国王”。他们不是仅仅凭着正义感和道德勇气，同时也是凭着财富、地位和声誉，与黑暗的“权力国王”相对峙。也就是说，他们的豪情、气魄和道德力量，始终得到了业已拥有的财富、地位和声誉的支持。

297 从知识分子说到作家素质

317 答《凤凰周刊》杂志问

322 《方法》杂志正在崛起

326 《东方艺术》超群脱俗

331 中学时代的文学书

341 后 记

第一辑 天国之音

当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演变为大家玩味的对象的时候，它们就像中国的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一样成为了中国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热衷于此千年百年几乎不可自拔。随着时间的推进，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这些外部演示的传统正在不同程度地渐渐消失，可是对于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的欣赏、崇拜和玩味却成为了人们体现文化品位、维持文化认同的最后的堡垒和图腾。玩味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几乎成了几代中国作家的宿命。以悲悯之心怜恤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光明之心照耀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灵魂。不只是需要一个两个这样的作家作品，而是需要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达到这个水准。

——《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